

迷往拾遗



刘镇 著

Shuwangshiyi

新世纪
敬老扶少文学
出版工程
第十一辑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述往拾遗 / 刘镇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

2015.4

(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 第11辑)

ISBN 978-7-5441-6538-9

I. ①述…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0774号

从属虎的说起

(代序)

1938年的农历正月十四日，我在江苏泰州市姜堰区溱潼洲城（旧称“周陈”）村出生。

其实按旧历我不只生在寅年和拂晓的寅时，在月和日之间，好像还占了个寅。这样，我这属“虎”之“虎”，似乎是更铁定威猛的了。然而不！在早，母亲便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这虎不凶啊。”因按她解释：大凡虎，多在夜间下山捕食，斯时极饿，自然使出凶、猛、狠的全身解数去获取猎物，可待到拂晓天光，或已饱腹，或已疲惫，已然成归山之虎了，“威”“猛”不说，更“凶”“狠”何来？想来也是。若干年过去，我时常觉得有所印证，只是一时印证为善良忠厚，一时印证为软弱无能，骨子里又总觉不过庸人自扰。所以与人相处极少设防、无多戒备，更不敢妄论“王”之霸气。

“你还要怎样呢？”

三十年前，我从河南三门峡西的“三线”厂调回沈阳，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此乃人生之旅的一大转折，一般人少有的幸运，可谦卑自处的母亲见我总忙，常这样叹息着问我。其中的爱意、呵护，做儿子的当然不难领

悟，但凭她八十多岁的老人家，除了“疼”，还能苛求透彻更多的高深理义吗？下山虎也好，归山虎也罢，总之是“虎”便了。人活在世，看得开、放得下，纵做“乖乖虎”、不做“笑面虎”也好。

但良心作证，我终究是幸运的！这不仅因我一直在好人堆里生、在好人堆里长，还因为我伟大变革时代的文学之梦，也一直往好人堆里去，追求“生活的实际意义”。故虽万事随缘，落得“与世无争”，真正唯一要战胜和超越的，大多情况下还是自己！那么，这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2000年5月，辽宁省作家协会和辽宁省新诗学会联合举办的“刘镇诗歌创作座谈会”上，我的朋友、著名诗人李松涛，曾以“途中的虎”为题，尽其加勉之谊、鼓励进取之意，我很欣赏，当然更要感谢！本来嘛，那时才刚过花甲，前路尚遥，问心也深存不甘的。转眼又过去这么多年，晚熟的青果也终于落地，回思点点滴滴，捡拾得失悲欣，纵雄心犹存，不觉早逾古稀矣！

南宋诗人蒋捷，是身在南朝而隐居不仕的大家，其创作的《虞美人·听雨》云：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我也许不像他那么消极，没有他曾经的浪漫不羁、放荡形骸，但玩味中亦多少感悟到人生无常、不同境地的况味，似乎也难免走进不谋而合的某种尴尬，那青春不再、壮志消磨、愧

对豪言的无奈。于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参悟“适吾所适”了！

无事坐看夕阳好，
有闲快活话晨光。
不弃泥痕还本色，
洗尽铅华共炎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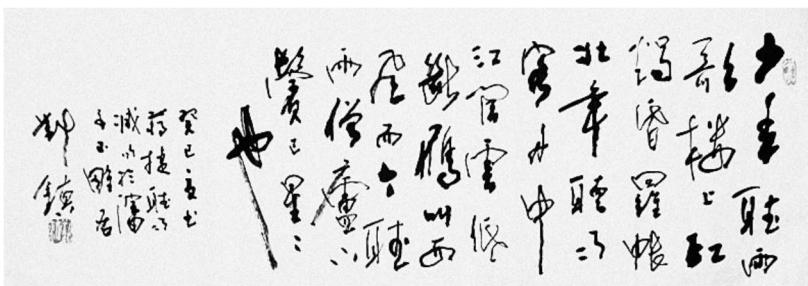
自去年岁末始，我将昔日积文重新翻检一阅，其中有关故乡、童年的旧作，觉依然显示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依恋与机趣，具有某些普遍意义的延伸；而其后若干年月成长过程中，多少前辈的引领和朋友的扶助，包括少数承载师恩诗谊的评论、信件，更因一直未及编收入集殊深愧对，便又撩起拾穗之兴，决心将之与新近之作一并汇集于此。

然而，毕竟逃不脱时移境迁的删汰，无论其宏观维度上的私人性，以及私人性中的共性融涵，至多聊为某些备考的注脚，实不敢寄予奢望，且任由读者取舍好了。

谨序。

作者

2013年5月于不雕居



目 录

吾土 吾亲

心灵的故乡	003
附1 那条河	008
附2 那片菜园	010
附3 那月下的村庄	012
附4 那庙、那庵、那祠堂	014
凝视父亲	016
附 灾难在惊惶中发生——日寇占领的日子里	025
母亲，不只一首歌	028
附 那盛夏，田野静悄悄	036
嗨，小男孩	039
青青河边草	052
乡土柳笛·古韵新声（九首）	053
童心拾零·野调无腔（十一首）	058

温情小札

寻找那个向隅而泣的孩子	067
-------------------	-----

坠落的鸟巢	070
老人与狗	072
“远去的”爷爷	075
对不起，我老了	078
法陶先生	081
想起了存淦	084
我是鱼	087
说 梦	089
绿荫中的弗吉尼亚	091

不仅为了纪念

诗人的方冰	097
怀恩师方冰	100
玉树临风：雷抒雁	101
雕像的时代呼唤时代的雕像——读胡世宗诗集《雕像》	104
诚实的与强悍的——读胡世宗诗集《沉马》	107
守勋的诗——《寻找》序	110
走近启昌大姐	114
仁风广纳：李广仁	116
风流所至，乡情如染——读夏正浔：《溱潼风情诗文集》	118
走向灵魂的曝光——《清廉者的足迹》序	121
诗夜话	124
你，谁也不能替代（一）	124
诗是什么（二）	126
雪，有时落在爱情里（三）	128
老老实实做诗（四）	130
诗，还能不能感动我们？（五）	132
关于“工业诗”的随想及其他	134

附1 1969, 我的读书笔记.....	137
附2 1982, 我的一封信	141

落 红

星 空——中国, 一个纱厂女工的歌	147
写在春天(组诗)	151
暖色的诗行	
写给赴美留学的女儿	159
写给三岁的小孙女(四首)	162
附 在我眼里, 还是从前的他 耿天珏	166

大家的指说

臧克家 鲜果色初露	173
葛 洛 工人阶级的年轻歌手——读刘镇的诗	175
方 冰 工人阶级的战歌——《红色的云》序	184
闻 山 叮当响的工人语言——读刘镇诗漫谈	192
单 复 淳朴·真诚·哲思——《美文天地·刘镇卷》序	197
白长青 情者文之经——读刘镇的《花坞之泊》.....	200
胡世宗 歌唱在昨天和明天之间——刘镇印象	205
邓荫柯 刘镇《梅雨江南》解读	212
诗天飞鸿——诗人来信摘抄	215
附1 刘镇复刘异云先生信.....	229
附2 关于一本当年习作的手抄本.....	231

心 香

独立书斋	235
有 赠	238
赠解明先生	238
贺路地先生《鸭绿江吟》出版	238
赠别明光兄	240
赠邓荫柯兄	240
与在沈诸同学聚书	240
思 亲	241
乡赋（二）	242
习书小语	244

乡友诗文酬答

乡友诗文酬答	249
诗二首	263
纸上的屏幕，孤寂中的慰藉 ——由两篇影视小品的写作想起	266
附 芦花深处秋月白 ——据白居易《琵琶行》习写	269

拾贝记

王 猴	281
灵 龟	283
石中有画	285
一个“人”的精神态势	287

衣裳不胜薄	289
舞者，你是女人！	291
水边的牛	293
母亲纳的鞋	295
留声的记忆	297



述往拾遗 ···· SHUWANGSHIYI ····

❖
吾土 吾亲

心灵的故乡

我的衣胞之地很美，她的四时景色风情，使我终生留恋。那是苏北里下河地区一个不大的村子，正如我在《如诗的乡恋》中描述的：

“她被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包围着、分割着，若浮在水面的一片浮萍，依稀于微风中摇曳。从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且不说出远门离不开船桨，若是想去仅隔三里之遥的亲戚家，就算站在村头可以看到那邻村一带青青屋脊，没有船亦似往往可望而不可即。

所以，那村子很孤独，也很寂静，仿佛千万年都是如此。除了鸡鸣犬吠，暮霭晨烟；除了有那算命卖唱的泊上数日，或有那外地的郎中先生云游而来，似乎一切都不会发生。农忙时节，车水插秧的号子是那么悠远，除夕之夜爆竹的声音是那么疏落，倒是春来门前的那树桃花，记忆中总开得噼噼啪啪呢！”

东望古镇，湖波浩荡，西去海陵（泰州），帆影逶迤。碧水长天，芦荡菱塘，轻舟桨橹，杂树繁花，这种泽国水乡风光已够迷人的了；而民风之淳朴，田园牧歌式的“慢生活”节奏，更平添了岁月流转中从容隽永的诗意！

在那里，大自然是最好的学校，也是最好的老师。四季的轮回，引领着“天人合一”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水清清，天蓝蓝，充足的阳光滚动在金黄的稻浪发出喧响，月光里的鱼儿也划出禅寂的水声。



在那里，日子总是在不紧不慢中度过。什么时候耕，什么时候播，什么时候车水、锄草、收获，什么时候掸尘辞旧迎新等等，可以期盼，可以等待；烟火世俗的生活，从容简约而无奢靡，流年似水而绝腐恶。

在那里，年年花轿抬来的新娘，娇羞伴着软语，但终会很快融入，然后生儿育女，变成喜开怀大笑的“婆娘”；可亲可爱的乡邻，我至今记得他们烂漫在野花篱笆前的音容笑貌，铭记着他们关顾提携的深恩。

在那里，做着水上生意的船家，依然恋着他们世代生存繁衍的土地，亦往往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新奇的传闻、向往；即使也有不幸与愁惨，粗大的神经亦总能体悟艰难，溢出尘世可贵的温情。

在那里，水是尤其清澈得发甜！仿佛一切都在它的倒影里。连接村南村北的板桥，不知肩负了多少悲欢离合，见证了多少霜晨夕照，留下了多少寒来暑往的足迹；而我，又怎忘那偏于南隅的血脉源头、自家老居呢？



老居坐北朝南，呈封了缺口的“凹”字形而大门东开。屋后有水田一方，屋前面南是平展无边的庄稼地；出得大门，穿过菜园，便又

是岸柳依依的河汊。因房基较高，视野更加开阔，不只春天的早晨，总能听到鹁鸪的啼唤，夏天的夜晚，总闻蛙鼓如潮；田间纵横的阡陌，散落的茅舍，悠悠白云下悠悠转动的风车，都会扑入眼帘。一场新雨过后，碧空如洗，甚至可见江边浮起的山岚，龙卷风搅起的壮观摆动的水柱……

这便是我心灵的故乡！亲亲家园。如果说，我的人生之路正从那时开始，以致命定至今不会走得太远，其实不仅乐于默认，更怀着感恩的心情，感恩那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将生命的种子播撒到那片土地，安下我人生之根的！哪怕世事沧桑，美丽的故乡，就这样美丽在心头，永是温馨的守候。又谁说，贫瘠是她的错，孤寂也是抚不平的伤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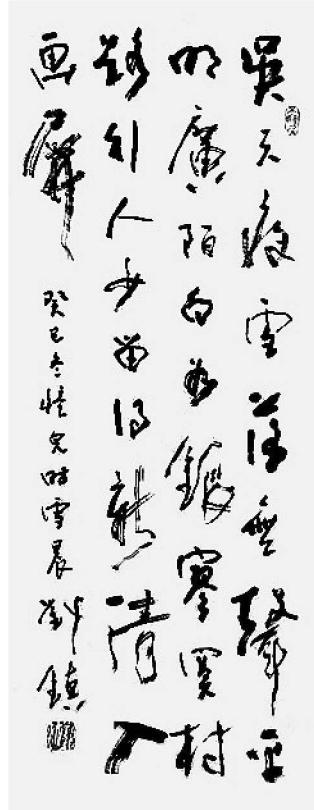
不，我是一直把那片热土视为天赐之福的，把能走进她风景深处当这世上最大慰藉的！即便雾锁云封、风雨阻隔；即便故人日稀、故园老残，我的每次重访，不远千里的跋涉，无不为这刻骨铭心的乡愁，魂牵梦绕的乡恋啊。

但也许活得太久，只有驼背的记忆，温情回眸里那远去的村庄，旧踪固难绕觅，新路尚需打探，一种财富冲动所激发的过度开发的狂热与狂欢，亦使我不无纠结，交织着迷茫与痛惜——

我看不见那广阔的田野，正在视线中萎缩，而“空心农村”现象已然不可回避的严重事实；

我看不见黝黑的沃土，正在机械的轧制与窑火的烈焰中，变





成大量砖瓦运往远方的都市；

我看见河水浅了浑了，不要说菱藕不知何处安身，临河人家还需掘地埋管远引外源；

我看见往昔忆念中珍藏的“诗意”，已在金钱、物质的崇拜下黯然失色，如一场宿梦……

不知这是一种无奈，或仅仅是一种尴尬；是无权选择，还是别无选择？尽管我回首有限的踏访，不可能如《中国，一个村庄》的作者，对其做深入的调查、精辟入理的剖析，但有消息称，仅近十年，全国便有90万个自然村消失。与此同时，更有多少乡村历史信息、人文景观、非物质遗产，正被一股势不可挡的大潮无声地吞噬，面临刻不容缓的抢救，难道不

触目惊心吗？

或曰：“机遇与挑战并存。”当我们豪言创造历史，历史也在不断的修正与克服中前进。但即令财富的积累就贫困的农村而言，于今犹相形见绌，那不能淡化的精神美好，无由放弃的大自然恩赐，世代共享的可贵追求，乃至远比财富更富有的生存环境、生活品位、生命的尊爱，诸如文明、教养、清正、宁静等，难道交由未来子孙回头重拾吗？



因此，当我一面陶醉于故乡留给我的心灵图画，一面自期有那么一天，“平生塞北江南，归来白发苍颜”，做一个村夫野老；当我为她祈福，也祈求还把我当她的孩子，不妨把个乳名儿叫，信知“失去的，原本在你原处；得到的，也总在你怀抱”——

却不知一个“归”字，也果如那春风细雨里梁前的紫燕，“似曾相识”否？

(《辽海散文》2014年第7期)



述往拾遗 ···· SHUWANGSHIYI ····

007